

# 山神信仰：社会结合的地域性纽带<sup>\*</sup>

——以四川省宝兴县硃碛藏族乡为例

李 锦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宝兴县硃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硃碛山神的总体特征，总结了硃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祭祀山神的仪式，即祭山会在当地社会结合中发挥着地域性纽带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山神信仰 祭山会 社会结合 地域性

作者李锦，女，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地址：成都市文殊院街18号，邮编610017。

“所谓社会结合，是指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sup>①</sup>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村落而言，社会结合的纽带可能是以血缘为主的，也可能是以地缘或业缘为主的。信仰往往在社会结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促成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sup>②</sup>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由信仰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的差异，以及由信仰仪式所形成的社会结合过程，往往是不同的。例如，麻国庆通过对中国汉族村落中的庙和日本村落中的神社的比较研究发现，日本的神社主要是地缘性结合纽带，而中国的村庙则主要是血缘性结合的纽带。<sup>③</sup>在藏族社会中，由于藏传佛教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藏传佛教是其社会结合的重要纽带。2005年9月和2009年9—10月，笔者曾两次到四川省宝兴县硃碛（当地发音为yao ji）藏族乡进行有关“山神信仰”的田野调查，<sup>④</sup>发现山神信仰在当地藏族社会的社会结合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山是神灵的寄居之所。据《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中国的山地可以划分成二十六个区，有四百五十一座山，每座山都有自己的神灵。有学者认为，大致在西汉时期，汉族就形成了以五岳为代表的山岳祭祀系统。<sup>⑤</sup>现在的藏彝走廊地区内，汉族社会仍广泛存在山神信仰。例如，甘肃陇中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山神庙，每年正月初八在甘肃陇中地区被称为“地日”。人们通常把土地信仰和山神信仰联系起来，把土地神安置在山神庙中，合称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生态空间特征研究”（批准号：08BMZ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② 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③ 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第204—205页。

④ 文中凡未明确给出出处的材料，均系上述田野调查所得。

⑤ 参见徐华龙、王有均：《山与山神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7页。

“山神土地”。每年四、五月份,各个村寨要进行“闹山”仪式,以实现禳解雹灾和驱除虫害的愿望。<sup>①</sup>在藏族社会,山神信仰的作用很大。谢继胜指出,山崇拜是古代藏族最重要的自然崇拜之一,是藏族民间信仰中最具有个性特征的崇拜形式,构成了藏族整个原始信仰体系的基础。<sup>②</sup>内贝斯基在描述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时,对纷繁复杂的山神在西藏神灵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了讨论,并将山神定位于世间护法神的地位。<sup>③</sup>格勒等通过对藏北牧民的研究指出,藏族的山神信仰是有地域性的:“在藏北,无论大小部落均有自己的神山,某一部落的神山,其他部落的人未必也将其视为神山。”<sup>④</sup>索端智根据青海热贡地区的田野调查资料进一步指出:“山神作为一种普遍的集体表象,它所隐喻的是藏区大小不同的区域社会,是区域社会的一种象征。”<sup>⑤</sup>

嘉绒藏族地区的山神信仰同样非常普遍。除了墨尔多神山是全嘉绒地区的神山外,许多地域都有自己的保护山神,如汶川瓦寺土司区的草坡乡,就有十一寨神。“各神依地名命名,如土司的山神名‘麻石古’,草坡寨的名‘得尔哥’,张牌的名‘格尔加桔’,沙牌的名‘穷维拉母’,湾寨的名‘巴不蓝’等”。<sup>⑥</sup>其信仰的山神与其守护地域是重合的,也具有索端智所讲的区域社会象征的特点。本文将以砣砣山神信仰为例,讨论嘉绒藏族地区具有地域性的山神信仰如何发挥社会结合纽带的作用。

## 一、砣砣的山神及其信仰的地域性

### (一)砣砣的山神

四川省宝兴县砣砣藏族乡,位于夹金山南麓,面积888.9平方公里,距成都284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海拔最高点4880米,最低点1800米。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乡5126人,其中藏族占85%,汉族占15%。藏族人口均属藏族支系嘉绒藏族。生计方式为农耕和高原畜牧业相结合。社会基本单元是以房名命名的家屋。<sup>⑦</sup>其信仰体系中既包含藏传佛教,也有许多苯教遗存,还有一些民间信仰。在砣砣,有众多的山神,山神崇拜是当地最为基本的信仰方式。

1. 雅西拉姆山神。雅西拉姆山神是一个女神,她所在的山的名字叫“卡尔贡阿”。相传砣砣过去没有山,现在砣砣的山山水水均是神灵赐予的。有一天,神灵们商议将山推到海里。一个叫做雅西拉姆的女神考虑到自己力气小,走得又慢,因而还没到预定的日期便悄悄提前出发。结果,那些男神还没有将山推来,女山神就已经把龙神岗推到当地最好的地方。天亮的时候,五个神仙在斗法,五个山岗即将碰到一起,形成了现在的砣砣地形,俗称“五龙下海”。<sup>⑧</sup>砣砣人认为当地最好的地方就是雅西拉姆住的地方,唯一的一座寺庙便坐落于此。由于雅西拉姆是一位女神,在神仙斗法的过程中取胜,因而卡尔贡阿山山势平缓,但伸入砣砣冲积平坝的位置最深。据说天亮的时候,甲琼和多喔两座神山的山神也赶到了砣砣,但被雅西拉姆用两只

① 参见李建宗:《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甘肃陇中汉族民间信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谢继胜:《藏族的山神神话及其特征》,《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③ 参见[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著、谢继胜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270页。

④ 格勒等:《藏北牧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⑤ 索端智:《藏族信仰崇拜中的山神体系及其地域社会象征》,《思想战线》2006年第2期。

⑥ 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⑦ 参见李锦:《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6月。

⑧ 讲述人杨国奇,男,82岁。2009年9月6日访谈于嘎日村朝霞组杨国奇家中。

脚蹬住,在两山的山体上形成了两个山凹。雅西拉姆在碛碛所有山神中地位最高。

2. 仁沾喇嘛山神。即第二大神山,山名“善卡尔底”,山神“仁沾喇嘛”。传说仁沾喇嘛山神是由人修炼成的仙。他出生在碛碛乡夹拉村,是位于青龙河边的一户穷人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孕期间,其家周围每天晚上都发出光芒,邻居们都觉得这个孩子一定很有来历。长大后,在大家的资助下,他去西藏学习,取得了格西学位,学成后回村当了喇嘛。他的法术很高,修炼为山神,整个善卡尔底山都归他管。

3. 甲琼山神。即第三大神山,山名“丹木卓”,山神“甲琼嘎尔布”。“甲琼嘎尔布”山神是一只大鹏鸟。大鹏鸟是嘉绒土司崇拜的神鸟,嘉绒土司有大鹏鸟卵生的历史记忆。<sup>①</sup>现在的碛碛女性,都有一个母女代代相传的“甲琼”首饰,戴上它,可以避开各种灾害。

4. 多喔嘎森格若达山神。即第四大神山,山名“洛绒错尔巛”,山神“多喔嘎森格若达”。此山位于柳落,是狮子山,山神是两位女神,“夹拉姆”和“夹拉仲”。柳落的人们修了白塔祭祀她们,白塔叫“洛绒错顶”。白塔原本在很高的地方,2006年,因为水库移民,同时也为发展旅游业,大家在柳落的移民点留出一个很大的空地,集资建设了一个新塔。

5. 白色达若达山神。即第五大神山,山名“色尔孟克”,山神“白色达若达”。山神“白色达若达”是一个头发很长拖到地下的女神,住在路边的洞里。

五座神山中,雅西拉姆是碛碛最大的神山。1982年,人们将永寿寺重建在雅西拉姆神山伸入冲积平坝的地方,将雅西拉姆神山祭祀和在永寿寺的所有宗教活动联系起来。2006年碛碛水库建成后,人们根据其周围的五座神山将水库的湖面命名为“五仙海”。访谈中,每个人都非常强调最初五个山神受命把山拉到海里去的故事是真实的,甚至认为碛碛有海是神的意愿。尽管当初神仙们由于斗法耽误了造海,但今天人们还是在碛碛造出了这个海(水库)。

在碛碛,除了上述大的山神外,还有一些小的山神,其中“杨目绒达”是位于嘎日沟深处的一个叫将军岩的岩壁的山神。当碛碛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声响,警告大家。“琼拉美谷”是位于夹金的一座峭壁的山神。这两位山神管辖地内没有居民居住,因此人们没有建塔来单独祭祀他们,只是在进行一些有可能受到他们影响的活动时,才将其一并请来祭祀。

## (二) 碛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

在碛碛人的观念中,世间万物山神为大,人和植物、动物共居于山神怀抱之中。人对山神充满敬畏和信任。人寄居于山神的怀抱之中,山神对于人有生杀大权。按照当地人的理解,山神可以呼风唤雨、下雪降雹,还主导地震、滑坡、泥石流的发生。如果对他尊敬,供奉得好,他就降福给大家,能保佑房屋稳固、田地无伤、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他就会降罪大家。因此,碛碛人对待山神的态度是敬重、畏惧和祈求。家家逢初一、十五都要在庭院烟祭山神,请山神保佑全家大小。每年春季举行大的祭祀,同时封山,到秋季收获之后,再举行酬神的祭山会。每逢节庆,一定要烟祭山神,遇到修房、修路、耕地等动土的活动,必须燃香告知四方山神。家里因为婚姻、生育而添丁进口时,也必须告知山神。

从碛碛山神的来历和关系看,其山神分为三个层次:最大的山神是雅西拉姆,之下是仁沾喇嘛、甲琼、多喔嘎森格若达、白色达若达,再下是杨目绒达、琼拉美谷等。山神地位虽然有高低,但人们却不是按照山神的地位,而是按照山神与自己的密切程度来进行祭祀。人们通常只为自己居所所在的神山修建祭坛——塔,并到塔前祭祀。当地82岁的杨国奇老人说:

<sup>①</sup> 参见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59页。

各个山上的人就为自己的神修了庙子(塔子),共修了五个,雅西拉姆是(咎落村)朝霞和(嘎日村)冰丰共修的;仁沾喇嘛是(夹拉村)和平、饶丰共修的;甲琼是(嘎日村)丰收、嘎日共修的;多喔嘎森格若达是(勒乐村)柳落修的;白色达若达是(夹拉村)灯光修的。哪个修的塔子就哪个去祭。<sup>①</sup>

饶碛山神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界限,饶碛山神的管辖范围也是泾渭分明。当地人对山神的崇拜与信仰,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一般情况下,每个山神管理一个山头或者一个峭壁,人们仅仅在有人居住的山头上修建塔,用于祭祀行使当地管理权的山神。除了专门为自己居所的山神修建塔并进行祭祀外,在涉及到动土、农牧业生产、狩猎和砍伐、出行、婚丧嫁娶、节庆的活动中,则需要祭祀与这项活动相关的山神。其祭祀原则,也不是按照山神的地位,而是按照山神的管辖范围来进行。山神对于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具有非常大的责任。当人们外出时,即使离开它已经很远,只要虔诚祈祷,他仍然会护佑人们平安吉祥。

饶碛的山神系统较为复杂,不同村落的人在告知山神重要事务的时候,有着严格的顺序。在婚礼或者动土的时候,要请各位山神,每个村请的山神不同,顺序也不同。在嘎日村冰丰组,请的山神及其顺序是:雅西拉姆、仁沾喇嘛、多喔嘎森格若达、甲琼、杨目绒达五位山神。这个名单中不包括大的山神,如白色达若达,也不包括小的山神,如琼拉美谷。事实上,每个村落都有一个专门负责在上述礼仪性场合请神的人,他们不是喇嘛,通常是这个村落记忆力最好、口齿最清楚的人。只有准确无误地请到该请的山神,才会被降福,否则,就有可能被降罪。

饶碛的山神中,虽然雅西拉姆被认为是最大的山神,但她和其他山神一样,有自己的领地,不能超出卡尔贡阿山管理其他区域。居住在各位山神领地上的人们,要从事农牧业,要修房屋,要出门,每天很容易和山神或者由山神所护佑的某种精灵相冲突,因而获罪。祭祀好自己居于其间的山神,不只是关系到自己安危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整个村落安危的大事。

总体来说,对饶碛人而言,大大小小的山神都是有个性的,他们不仅自己能力强大,而且掌握着神山上众生的生存权力,决定着人们的安危。因此,凡是与山神相关的东西,都需要小心对待,或祭祀,或躲避,才能保证人的平安。同时,山神是地域性的神,他们只保护居住在自己区域内的居民。所以,居住在共同地域的人,必须祭祀共同的山神,在这个意义上讲,山神信仰是以地缘为核心的信仰,以此为基础,人们通过山神祭祀(如祭山会)这一纽带而联系起来。

## 二、祭山会与地域性的社会结合

祭山会是人们祭祀山神的仪式。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松冈正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7年间,调查了羌族、嘉绒藏族、川西南藏族、普米族、纳西族的节日活动后指出,“在所有集团中都出现了祭山这一仪式”,并建立了藏彝走廊中祭山会的“系谱”。<sup>②</sup>这些祭山活动的宗旨都是祭祀山神并祈求保护。下面以2009年农历八月十一的雅西拉姆塔子会为例,讨论在祭祀山神的过程中,山神信仰的地域性如何表现,山神信仰如何发挥社会结合的纽带作用。

### (一)祭山会的会期及过程

饶碛人将祭山会称为“转塔子”,或者叫“塔子会”。祭祀雅西拉姆的塔有两个,一个在丹谷底,一个位于嘎谢梁子。前者相对更为重要。

<sup>①</sup> 2009年9月4日访谈于嘎日村朝霞组杨国奇家中。

<sup>②</sup> 参见[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的“祭山”:祭山的系谱》,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684页。

在丹谷底举行的祭山会一年两次：第一次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这一次的祭山会主要是祈愿，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正月十一祭祀后，人们就可以耕地下种了。第二次是农历八月十一，这时大部分庄稼已经成熟，马上就要收获，因此上山酬神还愿。同时，也开山，大家可以砍伐树木，储备冬季使用的木柴，也可以猎获一些动物。

在嘎谢梁子塔前进行的祭祀，时间是农历的三月三。按照嘉绒历法，这一天是龙日，正好祭祀以蛇为化身的雅西拉姆。人们把她居住的卡尔贡阿山简称为龙神岗。在三月三祭山后，一是要封山，即不允许到山上砍树、打猎，认为砍树打猎会得罪山神，带来风雪和冰雹，已经砍倒的树，要用树叶盖好，防止山神看见，这时喇嘛要念防风雪和冰雹的经；二是牛头<sup>①</sup>要赶牛上山（此时放牧季节到了），要让牲畜在山上一切顺利，不被野兽吃掉，也不会摔死、病死。

祭山会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祭祀前的准备活动。主持人和喇嘛一般早晨 9 点就到达丹谷底。喇嘛念经，并用净水瓶给塔和煨桑塔除秽。随行人员在塔和煨桑塔塔基四周点香，挂嘛呢旗，装饰塔所在的房屋内部。之后，村民带着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等物品陆续前来。这些物品交给喇嘛，由喇嘛制作现场的供品。

供品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共四种，分别为测巴<sup>②</sup>、扎乌拉<sup>③</sup>、扎<sup>④</sup>和雍拉<sup>⑤</sup>，每种只有一件。雍拉由喇嘛带来，是在仪式中反复使用的物品。测巴、扎乌拉、扎由喇嘛在现场制作，制作的原料糌粑由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共同提供。另一类为放在木盘中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每户人家各有一盘（件），有多少户人参加仪式就有多少盘，代表每户人的利益。制作时，每户各带来一个干净的木盘，放在塔前的供桌上，排成一排，喇嘛将每户交来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依次洒在所有的木盘上。由于每户的木盘上都有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带来的物品，因此每家人的利益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还有一类，是为有特殊要求的人准备的，代表这些人的特殊要求，主要是仪瓦<sup>⑥</sup>和日瓦<sup>⑦</sup>，只有家里牲畜很多的人才准备。喇嘛在做好仪瓦后，也会将各户带来的糌粑、香、煨桑粉、柏枝、煮熟的麦子（可用大米替代）和黄豆、小朵的菊花均匀地撒一点在仪瓦上。可见，这些人虽然有特殊要求，但其祭神的过程也会给大家带来好处。制作供品时，陆续到达的人们会先在塔处点三支香，然后在每个日瓦上插一支香，最后到煨桑塔点

① 牛头是碌碡乡专门负责在高山牧场放牧的人，各户的牛都交给他统一管理。

② 测巴即朵玛，由喇嘛制作，即将糌粑捏成圆锥形，放在木盘中，在其顶部和中部贴上圆形的白色酥油花。当地人认为，仪式进行时请来的诸神需要一个临时的落脚处，因此制作测巴。

③ 扎乌拉下部为一个木质托盘，盘上放由糌粑捏的人偶。人偶由内到外按三层分布，最里一层为一直立的人像，高约 10 公分，上面插有七面红纸剪纸和五个酥油团（直径约 1 公分）；中间和外圈两层共有跪立的 12 个人像，高约 6 公分。

④ 扎下部为一个木质托盘，盘上放由糌粑捏的人偶。正中为一骑马的将军，将军和马的头上都有酥油团，高约 6 公分。四周有 30 个高约 4 公分的人像，以正中的将军人偶为中心散开分布，其中靠近将军的 6 个人偶头上有酥油团。

⑤ 雍拉又称达达，代表箭，由喇嘛制作，是当地宗教和民俗仪式上经常使用的用具。这里的制作较为粗糙，其形制为一个三叉形树枝，分叉处捆红、蓝、黑、黄、绿五色布条，并在三叉中间缝制一个镀金圆形铜片，以利于招来运气。

⑥ 仪瓦的原料为糌粑，由喇嘛制作，其形象为小型的人、动物及家内用具。做好后，要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木板上。仪式过程中仪瓦放在塔旁，待仪式结束，则将其焚烧敬神。春天在塔前许愿请求山神保护牲畜平安的人，要连续三年在祭山会上做仪瓦祭神。

⑦ 日瓦是为焚烧仪瓦而专门制作的。原料为白色的树枝，高约 80—100 公分。由村民自己制作。制作时用树枝搭成中空的圆锥形，上部用树枝束紧。祭山仪式举行时，日瓦放在煨桑塔边地上，待念经结束后，将日瓦点燃，并将仪瓦放入焚烧，高声呼唤山神享用。

香、煨桑。然后坐下等待仪式开始。

第二阶段为祭祀。村民陆续到齐后,喇嘛吹响标志仪式开始的号,燃柏枝熏塔、塔所在的房屋、煨桑塔以除秽,喇嘛念经。众人点香、磕头。约一小时后,开始转经唱嘛呢<sup>①</sup>,所有参加的人员从房子的南边开始,顺时针绕房子和煨桑塔转三圈,边转边唱嘛呢,喇嘛继续在屋内念经。念经过程中,喇嘛会出来三次:第一次是拿雍拉顺时针绕塔。第二次是拿扎乌拉出来,走到每个村民面前,这时村民们都几颗麦粒放在掌心,吹一口气,然后将麦粒放在扎乌拉上,再低头用额头碰一下扎乌拉。所有的人碰完后,喇嘛拿着它走向煨桑塔,将盘中除正中直立人像外的其他东西分两次放入煨桑塔焚烧,同时在煨桑塔边放三响鞭炮。此后,再将直立人像的托盘拿回塔所在的房中,放在面向雅西拉姆山神、石墙与木板结合处、1.7—1.8米高的平台上。仪式的作用是保佑人的魂魄一直依附在人身上,以消灾驱病。第三次是拿着扎出来,在每个人的头顶碰一下,然后拿到山上,放在一棵大的青冈树下,在前面插上三炷香。大家焚烧日瓦,以仪瓦敬神,同时磕头。此时人们再次烧香,并互相发送糖果、花生、瓜子、饮料等食品。主持人汇报今天活动的准备情况,报告收入和支出。接下来,德高望重的老人重申一些对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然后,所有参加的人员纷纷拿出自己带上山的包子和菜,围坐一起,开始吃饭。每家在吃饭前均将包子和菜放在盘子内,先送到房内给每位喇嘛。下午五点二十分,喇嘛再次吹号,众人起身开始转经唱嘛呢。喇嘛手持号、钵、鼓走在前面,众人跟在后面,边走边唱嘛呢,并有人洒龙达。<sup>②</sup>顺时针转三圈后,停在塔所在的房子大门附近,众人唱嘛呢。嘛呢唱完所有的仪式结束。

第三阶段为娱乐,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在塔旁跳锅庄,共享食物和酒。

## (二)地域性的社会结合

丹谷底是雅西拉姆山神范围内居民祭祀的地方。2009年农历八月十一的丹谷底塔子上,居住在卡尔贡阿山南坡的咎落村朝霞组村民和居住在北坡的嘎日村冰丰组村民都来参加祭祀活动。朝霞组来的大约有50家,冰丰组来的大约有20家。作为主持者参加祭山会的喇嘛,也只参加居住地的祭山会。一旦居处变化,人们参加祭山会的地点就立即发生变化。2006年,硃碛水库蓄水,原来位于冲积平原中的居民,搬迁到卡尔贡阿山南麓的咎落村。这部分居民也参加雅西拉姆的祭山会。他们中有11户是汉族,穿汉装参加活动。笔者分别询问了参加祭山会的人们,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都肯定地告诉笔者,他们只去祭祀自己居住地的山神。一旦居所迁移,就要立即改为参加新居地的祭祀,不再参加旧居地的祭祀活动。

整个活动中有三次共食行为:一次是所有参加者互相发送带来的糖果、花生等食物;一次是吃饭时相互赠送带来的包子等食物;在最后的娱乐活动中,一起跳锅庄,共同饮酒。三次共食活动并不分参加者是何民族,何时迁来本地。

祭山会活动还对居住在同一山神区域内的人们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如果谁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祭山会未允许的时间内上山砍柴、打猎,就会受到大家的非议。这种压力是对当地人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当地78岁的洒耳加老人说:

我们封山不会下赌咒,赌咒是不好的,会害人。但是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敢上山砍柴、打猎,因为如果今

<sup>①</sup> 唱嘛呢是硃碛的一种多声部合唱,歌词为藏传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加上一些语气助词。曲调非常自由,一般在宗教仪式和丧葬仪式中使用。

<sup>②</sup> 龙达是一种木刻印刷的彩纸,有白、红、蓝、绿几种颜色,边长约5—6公分,正方形。龙达图案正中是驮着火焰的宝马,四周饰以雄狮、飞龙、神鹰、法螺、法杖、法轮、金幢等图案。在宗教和民俗活动中抛洒龙达是祈福的一种形式。

年有风雪、冰雹，影响了庄稼牛羊，大家就会怪那家，那家人的名声就不好了。这个我们冰丰是没有人敢的。<sup>①</sup>

在丹谷底的这次祭山会上，咎落村的汉族老人张先直，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重申日常生活规范。他提出要感谢共产党，要尊重喇嘛，要尊老敬老，要弘扬民族文化，要搞好团结，要爱护神木垒景区等具体要求。通过祭山会的伦理教化，大家的共同利益得到进一步强调。

从参加人员和活动过程看，祭山会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来参加的人都十分明确自己所属的山神管辖区，并以房名为单位参加祭祀活动。新的移民一旦进入山神的势力范围，就必须参加这个区域内的祭祀活动，而不必再去祭祀原来居住地的山神。尽管人们都认为磅礴的山神有大小之分，但在祭祀活动中，他们却并不认为大的山神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而是认为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山神才是需要认真祭祀的。正如一个家庭迁移，其房名要随之立即改变一样，迁移的人们也必须马上改为祭祀他新居住地的山神。

对山神进行的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域整合的目的。人们只为有村寨居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山神建立祭坛——塔，举行独立的祭山会。祭山会的仪式主持者和参与者必须是山神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而不论其是不是同一族群或者文化是否相同。祭山会的目的是为居住于山神管辖区内的所有村寨的安危和繁荣祈福或者还愿。一旦居所变动，人们祭祀的山神也随之变动。祭祀过程中的共食和交流，同样促进了山神辖区内居民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讲，祭山会是一种将居住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联结起来的活动。由于山神只与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祭山会是一种一定范围内由地缘性联系形成的社会结合纽带。人们在这里共同祈求村落的平安，同时也祈求每家获得丰收。在这里，地缘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结合原则之一，形成一种以地域关系为主的社会结合方式。

### 三、结 语

青藏高原被深谷切割导致的相对封闭性，是产生具有严格边界意识的山神信仰的客观基础。虽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sup>②</sup>已经受到批判，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居住于同一环境之中的不同民族，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地传承共同的信仰。在磅礴的社会结合中，通过祭山会的仪式过程，人们稳定地维持着地缘性社会结合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祭山的各种要素随着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近年的经济环境发生着自由的组合和变形”，<sup>③</sup>但是，祭山会却可以长久地保持下来，并仍然表现出相同的特性。“以祭山为集团纽带的意义，确实是被各民族集团所记忆和传承着的”，<sup>④</sup>因此，磅礴的山神信仰，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合纽带，不是族群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责任编辑 刘海涛〕

<sup>①</sup> 2009年9月18日访谈于嘎日村冰丰组酒耳加家中。

<sup>②</sup>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以整整五章的篇幅论述地理环境中气候、土壤等因素影响民族性格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参见[法]孟德斯鸠著、闫文博译：《论法的精神》，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sup>③</sup> [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的“祭山”：祭山的系谱》，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第697页。

<sup>④</sup> [日]松冈正子：《羌族、川西南藏族、嘉绒藏族、普米族以及纳西族的“祭山”：祭山的系谱》，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第701页。